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最近國難史
國恥史

史地·歷史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961

民國史料叢刊

續編
0961

孫燕京 張研 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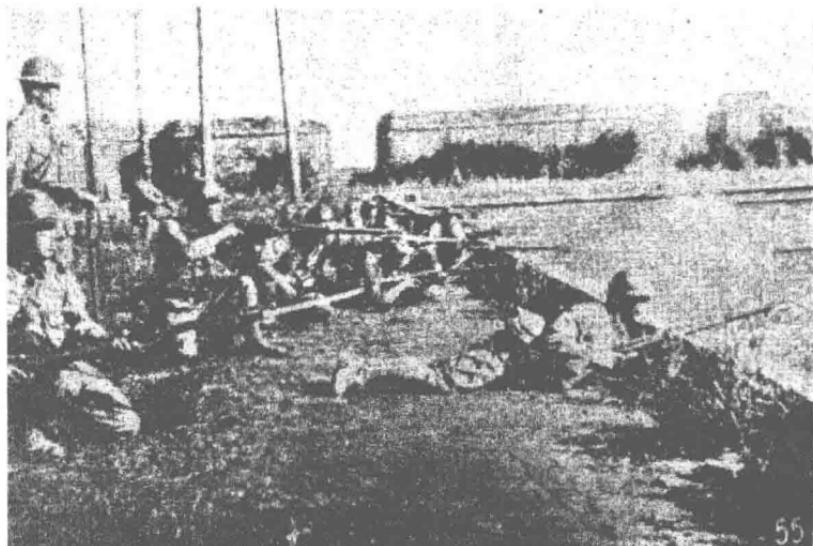
史地 · 歷史

最近國難史
國恥史

胡一源編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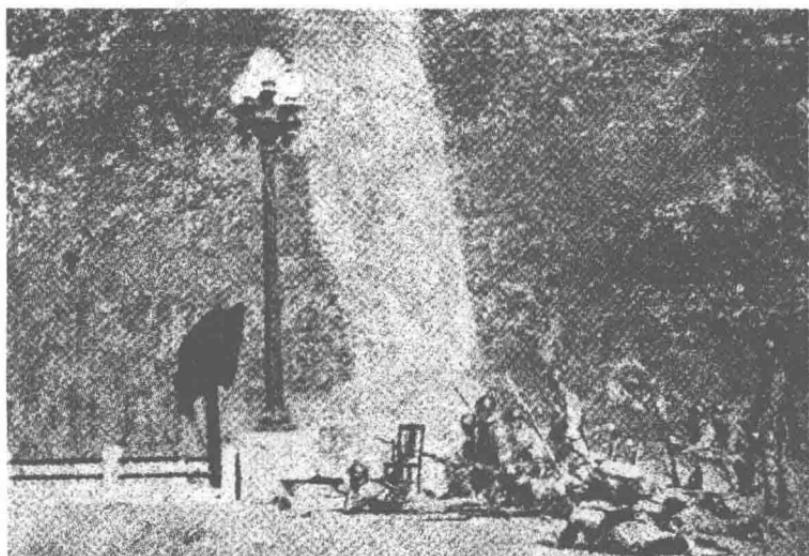
最近國難史

九一八事變一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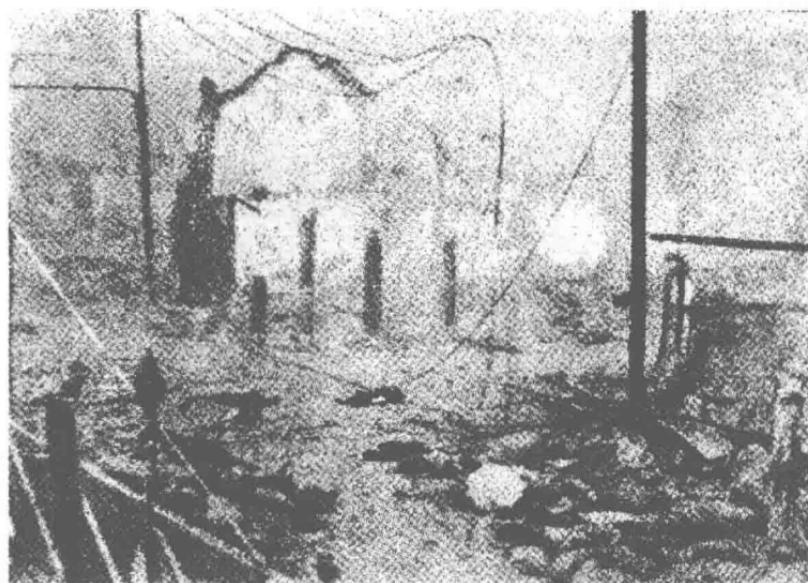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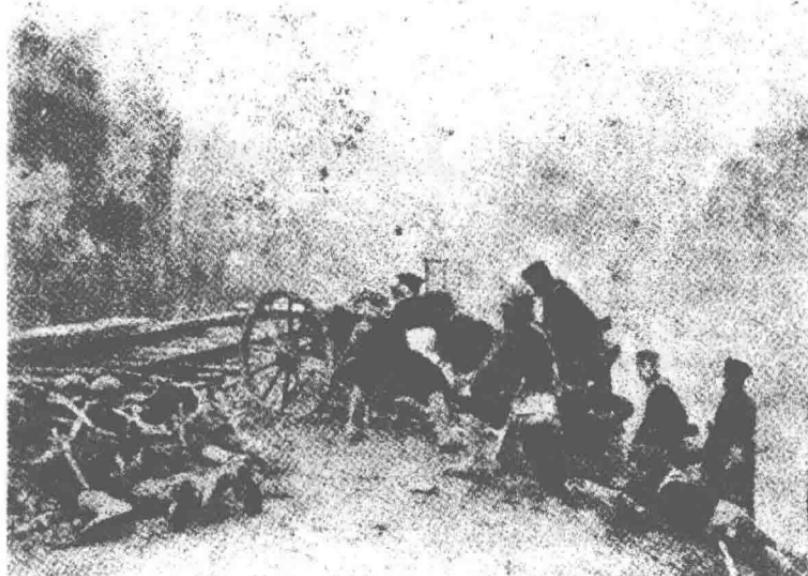
55

日軍在瀋陽城牆向上發射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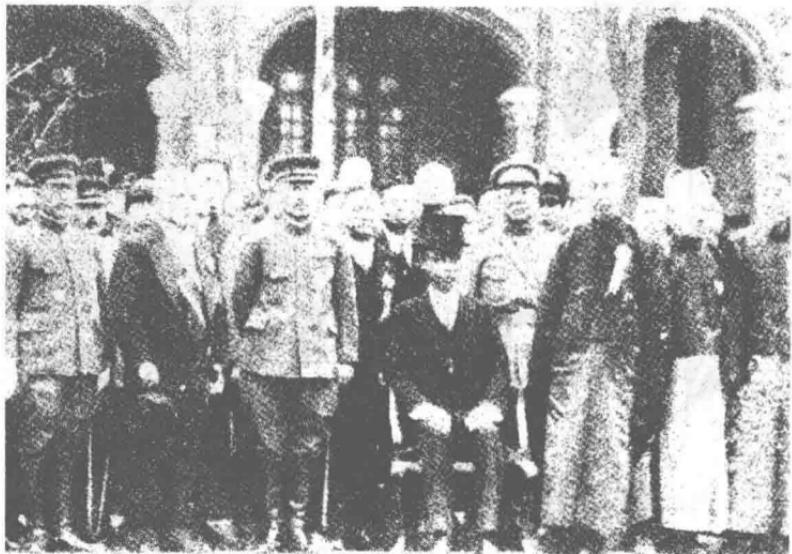
日軍在瀋陽城外佔領被布防

警一事戰海上



北關的礫瓦片一

傀儡登台



相田之外焦曾，康內總滿左，莊令東日左胥鄭右，坐中卽政爲就溥。外內交土主卽哉田哉鐵爲再繁木司關爲，孝爲其者而居，執任儀



象現怪之時帝皇爲任就溥



無抵抗主義到底



(右)熱河省政府主
席湯玉麟

(左)副司令張學良



中日交戰塘沽協定簽字

最近國難史 目次

卷首插圖

九一八事變一瞥

上海戰事一瞥

傀儡登場

無抵抗主義到底

塘沽協定

一 九月十八之夜 ······

二 事變的根源 ······五

三 事變的近因 ······一二

四 不抵抗主義 ······一六

五 國聯的調解 ······二四

六	事變的擴大	二九
七	日侵黑省與錦州	三三
八	上海事變	四〇
九	上海停戰協定	四五
一〇	傀儡登台	五一
一一	國聯調查報告	五七
一二	熱河陷落與華北停戰	六二

時候是十點多鐘，將近夜半的光景，北方的秋，特別現着肅殺的氣象，在朦朧的月光中，有幾個憧憧的黑影，沿着瀋陽城北南滿鐵路的軌道行進。忽地，柳河橋附近的地方，聽見了一轟的一聲。接着是一

— 九月十八之夜



片沈寂，人影也散失了。瀋陽的居民，當然都在睡夢中，全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過不許久，一陣軍號聲，就聽見距柳河橋不遠的北大營方面，辟辟拍拍的一片槍聲、炮聲，軍械庫立即起火，北大營的兵士從睡中驚醒過來，只好急忙的向外退却。就如這樣，不到半夜，北大營及附近的地方，都淪陷於敵軍手中。

與爆炸柳河橋的路軌同時，日本在南滿鐵路區域內的駐軍，立即動員向瀋陽城進攻。天尚未明，瀋陽已陷落了。並且，如東大營、兵工廠、飛機場，也都為日軍所佔據。說起這個兵工廠，據說在遠東算是規模最大的，然而竟完全無損的，落於日軍手中了。

天色尙未破曉，到處都還是夜的靜寂，瀋陽城頭的青天白日旗，已換上太陽旗了。日本的居民，都奉了動員令，在城內外各處，充便衣隊，擔任警戒。他們臂上繩着白布，有的拿着槍，有的拿着刀或木棍，往來蹀躞於街上。天已大明了，瀋陽的居民，開門一看，纔知原來已換了一番世界，就在自己酣適的睡夢中，作了敵人的俘虜，成爲亡國之民了！

清晨，日本在朝鮮的駐軍，也動員向遼寧出發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司令部已從旅順——去瀋陽百四十六哩的地方，移到瀋陽來了。隨着本莊同來的，有駐在旅順的步兵、砲兵。同時，在日本國內，有幾師旅的軍隊，也準備出發。

與瀋陽的陷落同時，在南滿路的北端，長春也遭受日軍的攻襲，當天三點鐘的時候，也陷落了。長春東北八十哩，便是吉林，到了二十一日，也爲日軍所據。

遼寧的東邊，與朝鮮隔鴨綠江相對的軍事要地，安東就在十八日的夜間，也給日本佔據了去。此外，凡南滿鐵路的重要地點，如四平街、鐵嶺、遼陽、公主嶺等莫不先後落於日軍手中。我國的軍隊，奉了命令，始終是不抵抗！

不抵抗的結果，在三數日內，整個南滿洲地方都爲日本所佔據，而兵民之死傷，軍械財富之喪失，則不可數計。因爲東北軍退却的時候，一路遭受日軍的截擊。

自此以後，整個東三省淪亡於日本，熱河也繼着非復我有，繁華的淞滬，成了瓦礫堆，平津以北成爲甌脫地，華北成了「第二東三省」，禍患至今未已，誰能料到九月十八的砲聲，會釀成這麼巨大的災害呢？我編國難史，就要說出這變化的經過來。

二 事變的根源

却說民國十七年的夏季，國民革命軍北伐到了北京，張作霖節節失敗，於是最後，不得不退到關外，但是專車到了近瀋陽的皇姑屯，當京奉路與南滿路的交叉地點時，日本已埋好了炸藥，轟然一聲，張作霖便一命嗚呼了！

日本炸死張作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，便是想利用中國正在革命的時候，即把東三省置在日本的完全支配下。因為張作霖雖然親日，但有許多地方表示他是中國人，不能指揮如意。

張作霖死後，他的地位，由他的兒子張學良繼任。那時，張學良還是個不到三十歲的青年，日本以為是很容易對付的；並且，剛剛繼承「關外王」的大位，根基不固，是能夠聽命於日本的。乘着這種形勢，日本很想利用張學良，以東北地盤對中國樹獨立的旗幟，所以特派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阻止張學良易幟內附，贊助中國統一運動。同時，更利用楊宇霆以爲牽制，或竟推翻張氏的統治而代之。然而事不成功，這年冬天，楊氏反爲張所殺，到了十八年元旦，張竟宣布改易青天

白日旗了！

然而易幟以外，還有使日本帝國主義覺得憤懣的，那便是中國人自己築路開港的問題。

蓋自民國建立以來，中國內部可說連年內戰，加上水旱飢饉之災，真是民不聊生。於是農村破產，產業凋敝，有錢的人都帶了其所有的財富，移居都市，過那寄生蟲似的寓公生活。然而東三省則恰相反，在張作霖的統治下，保着安定，雖然張氏的政治亦未見清明，但是比較起來，究竟彼善於此。所以華北方面的人民，每年以迫於生活，移居關外的，多則百萬人，少亦五六十萬人。而另一方面，利用了這種安定的局面，那些官僚資本家——即以爲官而發財的人——爲求得利